

“太行天池——漳泽湖”主题征文作品选登

黄昏时分的漳泽湖

□ 张祥容

游人是在下午4时之后陆续散去的。我选择留下来。

选择黄昏,是因为我知道,一个地方真正的性情,往往在热闹退场之后才显现。白天的漳泽湖是表演的,是给人看的;黄昏的漳泽湖,才是它自己。

下午4时30分,光线开始倾斜。太阳往西边的山头沉下去,光的角度变了,湖水的颜色也跟着变——原本的碧蓝开始变深,像有人往里面悄悄加了一点紫,一点金,搅了几下,没搅匀,就这么放着了。

芦苇的影子在水面上拉长,黑色的,尖锐的,把水面切割成不规则的碎片。几只水鸟从芦苇深处游出来,在芦苇影子和金光之间穿行,把水面搅出细碎的涟漪,涟漪向四面扩散,把倒影揉碎,再聚拢,再揉碎。

下午5时,天边出现了晚霞。

不是那种排山倒海的、铺天盖地的壮观晚霞,而是安静的、克制的——一道浅橘,一道淡粉,轻轻地涂在云层的边缘,像工笔画里不经意的一点颜色。但这浅淡的颜色落进湖水里,却变得深沉,橘红和金黄在湖心漫开,把整片湖染成了一幅没有名字的油画。

我站在岸边,不想拍照,只是看。

有些东西,拍下来就失真了。眼睛比相机诚实,它记录的不只是颜色,还有风,还有水草的气息,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渔人归棹的声音,以及心里那种说不清楚的、被什么东西轻轻触碰了一下的感觉。

暮色里,我想起了一些关于这片土地的旧事。

上党,“与天为党”,意思是高与天齐,与天相接。这是一个充满傲气的地名,骨子里有种太行山民特有的倔强与豪迈。然而就是这样一片高地,漳泽湖的存在让它有了另一种气质——温柔,低回,像高原上忽然出现的一泓平静的水,把太行山的棱角用水的语言翻译成了另一种表达。

有水的地方,人就会聚集;人聚集的地方,文化就会生长。漳泽湖边的村落已有千年历史,那些消失在湖底的旧址,那些沿湖而居、以渔为生的家族,都把自己的故事沉进了湖里。每一次湖水上涨,都是旧故事的覆盖;每一次水位下降,都是某种记忆的浮现。

湖是这片土地的记事本,只是用水写成,我们读不懂。

下午6时,最后一丝霞光消散,湖色变成了深蓝,深蓝里透着一点紫,像一块巨大的砚台。第一颗星出现在湖面的倒影里——比天上的星出现得还早,仿佛湖比天空更急于迎接夜晚。

远处,一盏渔灯亮起,橘黄的光点在深蓝的水面上颤动,不确定,也不急于前行,只是那样漂着,像一个小小的意志,在宽阔的黑暗里保持着自己的温度。

我终于转身离开,带走了一湖的暮色,和一些还没有想清楚的事情。

但那没有关系。有些事情,不需要想清楚。

像这片湖,它并不要求被理解,只是一直在那里——碧波荡漾,或者深蓝沉静,以自己的方式,接纳每一个黄昏,接纳每一个愿意在日落后留下来的人。

漳泽湖歌

□ 王志刚

发鸠山流水渐宽,矮丘薄坎学龙盘。
春来碧浪光含影,秋尽黄云色带寒。
寒翠如屏清野抱,绿文泛彩朱霞老。
烟波一点西子容,亭阁数椽环湖道。
卧水石桥闲云覆,翻风芦渚栖鸟宿。
上党山巛开画图,太行天际写眉目。
眉清人道胜江南,一斛珠玉落云潭。
潏潏秋波收眼底,乍见漳湖醉再三。
澄潭嘉树肯相违,况复醉后不愿归。
光合远岫叠青影,笑指云天群雁飞。

饮一瓢漳水醉

□ 郭存亭

一座城市,有了水,便有了灵气。

漳泽湖,太行高地的这汪“天池”,就住在浊漳河历久的时空里,住满了漳河的历史与向往,住满了上党大地沉淀漳河沧海桑田的时光,她从蝶变中走来,从绝尘中走来,水天一色,把这里的天和地、把这里的云和水,都温情地融在了一起,成为长治湿地变迁的一面奇幻的水镜。

我游览醉心怡人的“太行天池”那天,风和日丽,温馨的河风悠悠地拂面而来,漾起我心底一阵阵的涟漪。

漫步于漳泽湖的环湖大道上,放眼望去,古城与湖域湿地迤迤的光,令我目不暇接。

我轻轻地触摸漳泽湖的一草一花,在白云与绿水相间,追溯漳河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,精卫填海的感人故事、炎帝神农尝百草的泛黄历史,在漳泽湖的波光粼粼中,徐徐向我展开一幅美丽的上党画卷。

湖面上,那轻盈流动的画舫,那随风荡漾的小舟,那激流飞驰的游艇,在流动的白云与茂盛的水草映衬下,如诗如歌、如景如画。此时,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治人,行走在云水之间,不经意间也融入“太行天池”这幅“漳水戏卧白云图”中,成为图中的一个景致。漳泽湖,丽人怡心,碧波浩渺,她不只是镶嵌在太行高山间的一方“天池”,还是藏在上党腹地的一处“江南胜地”。

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,饮一瓢漳水醉!

微微的醉意里,我轻轻叩开写满长治历史的铅字大门。漳泽湖,原本是浊漳河南源干流上最大的人工湖,起先名曰“漳泽水库”,是一座以工业用水、城市供水、农业灌溉、城市防洪为主,并兼顾养殖和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型调节水库,后易名“太行湖”,再后来,又易名“漳泽湖”,其历史不凡。

曾经,浊漳河南源水所流经的地方,特别是主干河道由山区进入长治腹地之后,河域周边的自然灾害不断,多以干旱和洪涝给百姓带来灾难。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,“腰斩漳水,筑坝建库。于是,古泽复兴,烟波浩渺,洪则能蓄,旱则能济,润泽城市,灌溉农田,水旱从人,造福一方”。

而今,当你站在漳泽湖北端

的大坝顶,向南远望,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湖面,四周绿色相拥,满目都是绿水一色,云水相连,别有一番南方水乡的韵致。

一个生态丽质的漳泽湖,成为一次历史的诞生。

一个碧水灵秀的漳泽湖,就是一次时代的再造。

要是你能乘坐着快艇环湖一周,多情的湖水会由你尽兴驰骋;蓝天、白云、碧水,还有古城风光,会由你尽情饱览。湖面的凉风,习习而来,会使你在心旷神怡的心境下畅悦游览。如果你能邀友泛舟漳泽湖,细赏湖景,慢品湖色,你定会一览“太行天池”美景,尽赏魅力古城风韵。

如今,湿地环行,可尽览湖光水秀;天湖一色,会使清辉醉客眸。当你踏入漳泽湖湿地,这片镶嵌在上党盆地的“天然氧吧”,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,会令你更加惊叹长治的“地球之肾”,不仅以醉美的姿态为我们留住了一片蓝天、一片水域、一片湿地,还为我们的生存空间守护着一湖碧水、一片净土、一方怡人的气候,更以其宽广的心胸和无私,接纳了长治人,以及关注长治、喜爱长治的天下人。

我,真的醉了!

我在这漳水的醉意里,细细品味着湿地每一处绮丽的韵味,生怕错过了这人间每一处美景。

我绕过漳泽湖东岸中心地带的神农湖,继续环湖行走,不时地心随景动,景随心移。一路都是湿地的桥、水、树、鸟……满眼都是湖域的流云、草绿、水清……我行走在这太行江南水乡古典的诗情与画意的意境里,忽然,一缕清冽的荷香扑鼻而来。

循香远眺。不远处,好大的一片荷塘,浩浩荡荡地涌入眼帘。原来,我来到了闻名上党的“十里风荷”!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炎日之下,迎香赏荷,十里荷塘,江南荷景。我感慨着,看着大大小小的各种荷花,争奇斗艳,丽姿别样,风韵独存,禁不住心中充满遐想:要是能在闲暇之日,或高朋相聚湖心小岛,来一场荷香庭院吟诗赏荷;或逢弦相邀生态绿岛,与志同道合之人依河望荷沐风荷香,那是多么惬意的风情啊!就是我一人在此静心赏荷,静静漫步栈道,与荷相语,与荷会意,这十里风荷美

景,也会使我醉而不归。

我“醉”行湿地十里围堤,满目荷花,处处荷香。我深感当年设计者的一片用心与美意,既兼顾了湖域景观、水利的功能,又兼顾了服务游人的兴致与方便。在这漳泽湖赏荷,无论是谁乘船穿梭于蜻蜓飞舞间,还是和风漫步于栈道上,都会有一种感觉:十里风荷莲叶田,田田荷风处处香!

我环湖半日,醉意半日。看不完的是那绿意盎然的水草,数不尽的是那各种茂盛的树木。最入我眼的,是湖域的一湾芦荻。昔日曾是一片低洼淤泥的河塘,而今却是一湾壮阔浩荡的万亩芦苇荡,成为湿地湖域浓缩版的“南方水乡”。我突然明白了,《诗经》里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之意,就如此湾芦荻的意境。人因草而美,草因人而灵,湿地与人,相融如画。

我游走在芦荻湾,临风赏荷,湖水荡漾着我心中美丽的醉意。我不得放歌芦荻湾,莺飞燕舞,我心沉醉,此水更令人忘情。在这美丽的芦荻湾,游船航线将芦荻湾与湿地湖域的二十四桥景观区串联起来。碧水泱泱,桥桥相望。绿树掩映,桥桥有诗。水水相通,桥桥相连,桥桥有景,景似江南。“北方的南方,南方的北方”片头切换中,那一个个精致的河边游船码头、那一处处美丽的樱花林,还有一个个优雅的雾森景观,使这壮阔浩荡的万亩芦荻湾,三季有花,四季有绿。

芦荻湾,“太行天池”的一湾美景画卷,写意了湿地与湖岛相融的北方长治韵味。

我,继续行走在漳泽湖湿地,远眺天池漳泽湖,湖岛烟雨的景深处,渔歌晚唱,鹤鸣鹭啼;嘉木林立,繁花吐艳;苇草丛生,垂柳拂堤。还有那环湖主路、河域支路、游园小路、河堤栈道,以及步行道、骑行道、慢行道、绿行道,分分合合、弯弯曲曲、起起伏伏,贯穿于各大主题园区。我举目望天,天高云淡;低头看水,草厚地湿,水碧草青,水禽不惊。在湿地的核心保育区域,这里,是鸟的天堂,是花的世界,是植物的乐园,是田园的画卷!

云下醉漳河,一泓碧水藏秀色。高台孕天池,太行明珠耀九州。如今,我们已迈入新征程,素有“太行天池”美誉的漳泽湖,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灿烂的未来。

